

# 这般颜色做将来

——读王旭烽新作《望江南》 □何向阳

春分时节,是“望江南”的好日子,也同样是享受阅读《望江南》的好日子。江南初春已过,北方的春天却姗姗来迟,在仍然可以与加长版的春天共处的时

候,收到王旭烽继《茶人三部曲》之后再次推出的以茶人为主人公、以杭州为背景、以个人命运呈现家国历史的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看到书的浅绿色封面,内心和旷野里的春天一样,风和日丽,春和景明,在这样一种心情下阅读一位多年朋友的作品,的确是一件赏心悦事。

这部书几易其稿,完成度却非常高。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9月,虽然完成跨度也只是一年时间,但实际的构思和写作时间要远远长于书中所标注的。《望江南》封面上讲,作者是经26年沉潜而完成的,这个是准确的。25年是四分之一世纪,四分之一世纪又加一年,跨度这么大。放在对这个题材和故事没有这么深的感情投入的作者身上,可能早就没有这样的耐心和坚持了,但王旭烽不一样。《望江南》给人宝刀不老的感觉,它甚至都给不了人关于“老”或“不老”的概念。随着岁月的积淀,这把刀——这支笔越磨越利。

《望江南》的整体风格是清正典雅、字正腔圆、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大时代风云中的儿女于全书的叙事中逐个上场。也许他们负有的使命与责任不一样,但王旭烽的书写为我们传达了一个大时代,或说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那个动荡也前进的时代,一直到60年代中期的这20年的跨度时间中一代人的命运。杭氏家族第三代茶人的生活,在革命前夜的风云际会、黎明之前的人物命运

中,如画板中的主体人物,但在这幅大画板上,我们还看到了周恩来、陈布雷、陈仪等真实人物的速写。小说中虚实相间,人物和事件也都错落有致。作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和主体人物,书中更多的是对革命者杭嘉平和茶人传人杭嘉和的描述,当然还有吴觉农这样的茶界大家。开篇吴觉农的出现,给了这部小说以一种真实扑面

的感觉。风云际会,大转折时代人物各自登场,但是这些时代中人在这个风云变幻当中,都秉承着各自不变信念,人物各自命运的起伏也都与大时代之波澜壮阔息息相关,而人物爱情之起伏也

与大时代的起伏密切相关,而人物爱情之起伏也。其中,曹家远和杭盼的爱情令人唏嘘感叹。历史上真实人物的进出设置,意在呈现时代背景之真实,而杭家两兄弟以及各自家人的命运,无论纯属虚构还是自有蓝本,都是一种文学的叙述,而这种文学叙述舒缓有致、清正典雅,这样一种气息非常端正的作品是只有气定神闲才能写出的。写历史大势下的人物命运,这种端正大气、从容不迫的风度是珍贵的。心正、气正,作品的面貌才可能呈现出端庄的气韵。

具体衬托全书端庄雅正之风格的还来源于作家本人的知识底气和文化内涵。旭烽不仅是作家,是历史系毕业的作家,还是茶专家,是茶文化学科的教授和研究者,所以她的叙事节奏不同于一般作家而有着专业知识的底气。比如写九溪十八涧,写本山、龙井茶,写狮峰山白沙坞中的土茶兰韵、龙骨凤髓;比如写茶泡饭、腊八粥,写楼外楼的几道菜,写西湖醋鱼以及日铸茶的茶叶条索、茶

汤颜色;比如写杭府的五进院,用典用到了清代桐城派戴名世的《蓼庄图记》,还有明末清初张岱的《陶庵梦忆》的借用;比如一进院,“生有居室”,二进院,“花木深房”,三进院“阿曼陀室”,四进“甘露兄舍”,五进“青塘别业”,都有用典。还有,比如汝窑,传说宋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都有用典。又比如社前茶、明前茶、雨前茶等,我觉得知识点非常好。原来我只知道有明前茶和雨前茶,社前茶指春分时的茶这个知识点,让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更深入一层。当然这些书写不是掉书袋,而是自然嵌入小说叙事之中的,包括宋代“五大名窑”之定、钧、官、哥、汝,包括壶的款式一起瓢、合欢、笠帽、葫芦、井栏等等;还有书中写到了吉州窑的木叶盏以及茶与禅的关系;还有绿、黄、黑、白、红、青六大茶类的不同制法等,这些都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流淌在中华文脉中的精华。总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气神之所在。所以《望江南》中的清正典雅、雍容端庄,是包含着这个深意的。

旭烽此著于她自己的写作并不孤立,我们可以将之与其《茶人三部曲》一起加以读解。实际上这一部新著也使得《茶人三部曲》中所述的时间线上有一完整的呈现。它补充了作家以往对于茶人的书写,通读全书,给人以满眼绿意之感。时隔26年之久,旭烽对茶和茶人的初心未变,也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仍然热烈。《望江南》与《茶人三部曲》一样,写出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之心,也传达出一位长期浸润于中华文化并受之无尽滋养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敬慕之意。



《望江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沉潜26年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近20年间,江南茶业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作家写茶人茶事,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写出了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和奋进;在时代的激昂与风雷声中,小说悠远低回又荡气回肠,写出了茶香和茶性,写出了江南文化的诗意和力量,写出了中国的风度、情怀和品格。杭家人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它融汇历史回忆和情感想象,既是对消逝的时间的重构,也是对文化传统现代传承的探索。小说为中国生活和精神的剧变与恒常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见证了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中的百年中国。

——编者

# 关乎国运和国兴的茶精神

□贺绍俊

个“和”字,这就是茶精神。这是王旭烽这四部小说的最大贡献,即写出了茶的宏大性。

《望江南》为了充实宏大性的内涵,便采取了将虚构与历史真实衔接起来的方式。小说直接写到了大量的历史真实人物,如蒋介石、周恩来等,这些人还是以插曲式的方式侧写了他们的零星片断。还有一些人物是贯穿在情节发展之中的,如吴觉农、陈仪、竺可桢、陈布雷等。我发现这也是当代小说叙述的一种趋势,即在虚构故事中引入非虚构的内容,让真实的历史场景与虚构的空间相重叠,让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人物一起来还原历史。这当然体现出一种新的小说观,它去除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隔阂,让读者在似真似幻的境界里去体会小说所讲述的故事。

最近艾伟与金仁顺的一篇对谈中也谈到这个倾向,金仁顺新写的一批小说也有这种倾向,艾伟认为金仁顺这样写是想“创造一种不是虚构之虚构的效果”。但王旭烽似乎并不是要追赶时尚而在小说中引入真实人物的,因为她在小说观上仍然遵循着《茶人三部曲》中纯正的现实主义。她采取将虚构与历史真实衔接起来的方式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内涵。小说写的是茶,是一部关于茶文化的小说,但王旭烽不是为文化而写文化,她是要通过茶文化去写中国近百年来伟大的历史变迁。

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是“茶运连国运,茶业助国兴”。而《望江南》所涉时段约为1945至1965年,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历史时段。国家命运的走向往往集中体现在重要历史人物的行动上,因此王旭烽要反映茶人和茶业是如何与国运和国兴联系上的时候,就感到直接让历史人物加入进来

将更有助于这一主题的表达。

当然,这也就带来一个在叙述上如何让虚构与非虚构衔接得自然、完美的问题。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网络文学用穿越、架空等网络规则轻松地消解了这一问题,但严肃文学则是将此视为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挑战。看得出来,王旭烽在这方面还是费了一番心机的。比如小说中写到周恩来1957年陪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参观杭州茶乡。王旭烽详细写了这段历史真实的事件,同时巧妙地将杭嘉和的行动嵌入这一事件之中。但同时,她并不会以虚构去改变历史的真实度,并不会写杭嘉和与周恩来有直接的来往,而是写杭嘉和因要给盖叫天家送茶,盖叫天一向是喝杭家的龙井的,没想到他去送茶时,正好是周恩来一行去盖叫天家。这让杭府一家人围绕周恩来热烈议论了起来。

还有吴觉农这一真实人物形象的处理也非常好,王旭烽大胆地让吴觉农加入到杭嘉和等虚构人物的故事里,既通过虚构人物烘托出吴觉农的光彩,也通过吴觉农的真实历史更加夯实了小说的主题。吴觉农被誉为“当代茶圣”,他大概是第一个写文章论证了中国是茶的故乡。还有写陈布雷为自己在杭州找一处葬身之地的轶事,这本来是当年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与夫人一起在虎跑寺喝茶,看到周围的景色而生感慨,希望死后能埋在这里,他的夫人后来真的就在附近买了六亩地。王旭烽则将这段轶事安置在杭嘉和身上,不仅很自然,而且故事也非常精彩,对于塑造杭嘉和这个人物很给力。当然,如何使虚构与非虚构相衔接的叙述更加圆熟,王旭烽还可以再细加打磨一番。



《望江南》是王旭烽的新作,这部新作和她20多年前的《茶人三部曲》一脉相承。作为新作,单独欣赏已是韵味绵绵;如将它与《茶人三部曲》合在一起读,你就会发现王旭烽的“茶人世界”更加完整了,其思想和艺术的境界更为完美。

这是一部深刻阐释“茶精神”的小说,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现代茶叶发展史。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内容。宏大性,是王旭烽的《望江南》以及《茶人三部曲》的最突出的特点。

茶,本来是最日常的。以茶为题材,最适宜表现日常生活和日常形态,写人生和人性。但王旭烽写茶,不在日常性上立意,而是追寻宏大的主题。

茶的本性是平和的,酒的本性是激烈的。茶与酒也许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王旭烽是将平和作为茶的基本精神特质来写的,小说中的两兄弟哥哥叫嘉和,弟弟叫嘉平。小说中还有这样的话:“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向来是把人与世界的理想境界称为‘和’。和为贵,而茶作为‘和’的象征恰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些都展现了王旭烽对茶的注解。

小说最终还是写人的,在王旭烽看来,茶的本性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典型性格,茶精神也就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小说中一再论证了中国是茶的故乡,还说外国人叫中国是“CHINA”,这个CHINA不见得是指瓷,而是指茶。茶是CHINA,瓷也是CHINA,这真的很有深意。不妨将其理解为茶是中国人的里

子,瓷是中国人的面子。里子加上面子,才是完整的CHINA。所以我很欣赏这部小说中的细节。小说中还有一处细节也佐证了这点。杭家在“祭灶”那一夜相聚时,杭嘉和提议大家“正经喝一次茶”。怎么才是正经喝茶呢?就是要选用合适的杯子。他为新来的曹家远和杭盼挑选了一套宜窑青花茶碗。这套茶碗的瓷胎洁白细腻,用南洋输入的“苏泥勃青”青料施于釉里,烧成后色料深入釉内,清晰明丽,上面还有张岱的铭文。张岱不是王旭烽随意拿一个古代文人来充数的,张岱也是一位精于品茶的文人,他喝茶时就非常讲究茶具。

为了充分阐释茶的“和”精神,王旭烽在不同人物身上塑造出不同的性格。中国人的“和”精神并非拒绝浪漫和热烈,只不过这种浪漫和热烈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中国人对茶的处理方式以及中国人身上体现出的茶精神,决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审美情趣。“和”成为“杭嘉和们”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这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是一个方面。但这还不是小说的重点,其重点是与宏大有关。

“宏大性”是这部小说的突出亮点。中国人是怎么以茶精神去处理宏大事件的,尤其是那些关乎国运国事以及大是大非和大义之事。这时候,“和”转化为一种韧劲、一种坚毅、一种沉稳、一种坚守。不同人物身上体现的“面”不一样,但他们汇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一

# 作为文化小说的《望江南》

□杨庆祥

小说不是历史,历史记载发生过的事情,但小说却要塑造人物,将发生过的事情重新召唤到舞台中央。长篇小说尤其要塑造系列人物,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决定了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望江南》这部长篇小说里面有两组人物序列,一组是非虚构的,比如说周恩来、蒋介石、陈布雷、陈仪等,另一组是虚构人物,包括杭家兄弟、叶子等等。从小说写作的技术层面看,虚构人物比非虚构人物好写。尤其是《望江南》中的“非虚构”人物涉及重要历史人物,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对这些人物的处理非常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功底和水平。王旭烽的笔法老辣,她没有去预设这些人物的形象,而是让人物自己去“行动”,通过具体的细节来展开他们的性格面貌。比如说陈布雷在茶楼喝茶的细节,就把一个又新又旧的幕僚文人刻画得很生动。如果借用绘画的说法,实际上是用淡墨轻点的方式,而不是浓墨重绘的方式。这淡墨实际上和江南风景之间形成了对位,轻轻一点就把人物点出来了,避免了对“非虚构历史人物”刻画的用力过猛。《望江南》掌握

了很好的平衡,这些人物也显得生动鲜活。

无论是《茶人三部曲》还是《望江南》,“茶”与“人”的关系是小说的核心密钥之一,这当然没有问题。《望江南》是一部关于茶、茶人、茶的发展史的一部重要作品。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或者价值还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望江南》更是一个关于江南文化的小说。文化小说曾经在当代文学中兴盛过,比如汪曾祺和阿城,但后来渐渐不见了,因为它对作者综合文化素养要求非常高。《望江南》通过江南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主要象征之物是“茶”)的塑形,以文化的“恒定性”消解了历史“剧变性”。世事长变,人事凋零,这是历史的规律;“我有一壶茶,可以慰人心”,这是文化的滋养。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一直有江南,主要是爱江南、忆江南,但是没有“望江南”,王旭烽老师的《望江南》实际上丰富了江南书写的传统,丰富了我們想象江南文化的地理地图,让我们对江南文化的谱系和脉络有了一个更多维的认知和理解。

继《茶人三部曲》开篇《南方有嘉木》面世26年,收官之作《筑草为城》出版22年之后,王旭烽终于完成了自己第四部长篇小说《望江南》的创作。据作家自述,这部新长篇其实在2013年便开始启动,“但一拖再拖,写下几万字,然而又推翻,甚至都十多万字了还推翻”。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需要她如此长时间的准备?一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竟然耗去了作家长达8年的时光。

《望江南》之主体内容不仅依然没有离开王旭烽所擅长并为之痴迷的茶和茶人,而且我还认为以《茶人三部曲》为参照,可以更好地考察这部新长篇的种种特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既是一部与之相承续又有着诸多不同与创造的长篇小说新力作。

所谓“承续”,《望江南》依然是以杭州那个抗姓茶业世家几代茶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为主体,呈现的仍旧是茶人精神、江南文化、家国情怀,折射出的还是那个人史、家族史和民族史中百年中国的一段历史进程。

所谓“诸多不同与创造”,不仅是说《望江南》在内容上填补了《茶人三部曲》中所缺失的从抗战胜利后到“文革”十年浩劫前的那段历史,而在这段近20年的时光中,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然发生了诸多天翻地覆的大事,诸如国民党政权溃败龟缩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抗美援朝等等,更是指王旭烽在这部新作的创作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更自如、更自觉的一种创作状态。这种状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更自信,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部以虚构为最重要文体标识的长篇小说,王旭烽竟然在其中自如地嵌入了若干真实历史。说实话,将虚构与非虚构合体这样的行为是需要胆识与能力的。尽管现在对什么是非虚构以及在所谓虚构文体中如何嵌入若干非虚构成分这些烧脑的理论之争和创作实践都已不鲜见,但这样的行为在创作上的确又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失真”“失和”这样的陷阱。我相信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王旭烽不会不明白这种风险之所在,但她却依然自如执著地在自己的这次创作中迎难而上。作品开篇便是吴觉农这个非虚构的中国“茶圣”与汤恩伯这个真实的抗战胜利后上海地区受降主官之间的一小段交集;接下来就是作品主角儿杭嘉和这个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有蒋某人“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间在西湖边忘忧茶楼中的一段虚实对话,以及杭嘉和半夜起床独自赴赴五云山最后送别陈布雷的一幕;再往后还有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在1949年初与汤恩伯之间的交集以及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杭州茶乡梅家坞等历史上的真实事件都一一出现在《望江南》中。我承认在上述这些对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书写时,也偶有极少数欠讲究、还可以叙述得更自如之处,但总体上十分自然顺畅,而且每次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嵌入,也的确都是出于作品自身的需要,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为体现作家的某种意图而“赋能”,这就是王旭烽的第一重自信。

其次,作为一部茶人茶事占据故事主体的长篇小说,对茶文化、茶知识的描写与介绍自是难免。当然这种介绍通常又都是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情节的推进,以对话或描写等手段来表现或传递的。然而,王旭烽却似乎全然不受这些陈规的羁绊,在《望江南》中,竟也会出现大段大段的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的介绍性文字。比如,关于中国的茶事,她从神农以降说起,整整用了7个页码的篇幅专事介绍;关于中国茶传入俄罗斯的历史,她从公元前6世纪讲起,一直说到刘峻周1893年赴俄,整整3个页码的篇幅同样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奇特的是,如此“犯忌”的写作到了《望江南》中阅读起来竟不觉得游离与突兀,无“违和”之感。细想其缘由,大约也是因为王旭烽在整部作品中对茶人茶事出神入化的表现与描写已然为这种“游离”开好了道、做足了铺垫之缘故吧,这又是她的第二重自信。

最后,由于《望江南》故事的发生背景设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这当然是一个辞旧迎新、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大鸣大放、大跃进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当然会发现其中的一些不合理、不理想的片段,比如在隐秘战线工作的干部如何甄别?“鸣放”中的扩大化、大跃进时的泡沫等等。而立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又的确自有其自身的合理逻辑与历史必然。面对这种种明显的“悖论”,如何处置恰是考验一个作家对历史、对发展等如何领悟的一种测试。我们看到王旭烽的处理是不回避、不绕弯,而是形象而理性地面对,处理得当又得体,既承认某种历史特定时期存在的合理性,又不回避问题与矛盾,平和而冷静地总结其历史教训。这种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何尝不是她创作自信的第三重表现?

在《望江南》的“后记”中,王旭烽坦言:“无论历史如何前进,文化如何演变,人世如何变迁,天地如何断裂,人的心灵和命运都是在连贯中进行的,中华民族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写这样的长篇必须浸透到历史长河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一次次次的冲击简单割裂成运动,它们是相互影响的文化单元。我相信,永远有着向光明进发的人们,而中华民族的历史不管怎样地迂回曲折,都不曾失去茶人的优雅和稳健风范。”我想,这样的认识与胸襟或许也正是王旭烽的创作走向自信的一种强大的内在支撑吧。

# 春未老,且将新火试新茶

□潘凯雄

